

是谁的肉饼呀？好！垂涎山崖，挖着深槽，已无可跑过来了！鞋上的泥，胶鞋的帆布帮渗着黑的汗渍。空棒并没有举，将开山的嘴又合住，只露出一条红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厚唇……人群便向后斜去。——只

漓江出版社

贾平凹 著

土门

长篇小说系列



流过的汉子。行驶而过的车，一辆一辆，软和口失去棱角，似乎随时会稀化在那里了。四十米外的第一层的第一个人家，竟会有着一个小小的篱笆，用建筑垃圾度弃的脚手架的破竹竿编成，种着菜，栽着几株唵唧唵葵。葵花开日金黄耀眼。

原本
贾平凹

长篇小说系列

土门

贾平凹 著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土门/贾平凹著.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3.4

(原本贾平凹·长篇小说系列)

ISBN 978-7-5407-6504-0

I. ①土… II. ①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84337号

土门

作 者 贾平凹
策 划 刘景琳 石绍康
责任编辑 章勤璐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 版 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 真 0773-2582200 010-85890870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hs@163.com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00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6504-0
定 价 28.00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出版说明

“原本贾平凹”系插配原始手稿的贾平凹代表作品的选本。“原本”不是通常意义的“全本”，也不是“未删节本”的概念，它是采用部分原始的手稿与现在的成书相应映衬，让读者能够在参照中读出文学创作的原生态即文学创作最初的萌动与直觉，领略作者语言艺术的锤炼技巧，还可以在手稿的字里行间感受作者书法艺术的气韵流动、触处生春的一种特别的版本形态。

于当今文坛、书苑，贾平凹可谓两栖圣手，但现有已付梓的文本让我们只是看到经典文本的结果，而看不到经典文本具体形成的过程——“原本”则让我们既看到结果还能看到这个结果孕育的过程。原始手稿是粗糙的模糊的，原始手稿与现在的成书也不完全对应契合，但原始手稿是经典作品的胚胎和温床，手稿里的涂改增删潜藏着作者内宇宙的丘壑万千、波诡云谲。

慢慢走，欣赏啊。

当时冰被拖下来，汪地一叫，时间是一下子过去了多少岁月，~~我与狗~~我与狗，从此再也寻不着一种归属的知觉了。

那时疫的人群急迫地向我挤来，指点了方向排山倒海的话，我只有弓起脊梁去努力抗抵。倾斜了心的~~堵下~~堵下，支撑的那根柳棍就是这撑吧？老用好的~~山陶器~~博山陶器，以心窝做成的鼎脰也是这样吧？五十年前的晚上，正月的月里，三排爷家的牛老挣脱了缰绳来到村口，不松吊着那只金钱豹，两厢就搏斗开来，豹的前爪抓住牛角，牛角抵着豹腹，谁也没力气立即吃掉对方，谁却也不敢松一口气的——一夜的搏斗力敌——天明时便双双累死在大石碾下。我记不起了，我竟以是难以再支撑，以眼发酸，眼部肿胀生疮，松到膝盖一弯就反扑倒，立即会有千只的男人脚和女人脚从身上碾踏过去。这是谁，拾不着，也担不动的，只连泥带土铲起来，运

是谁的肉饼呀？好！垂涎的涎泉挖着深坑，~~跑~~
跑过来了！轻弓之腿，胶鞋的帆布帮渗着黑的汗渍。
深坑并没有举，张开山嘴又合住，只透出一条红舌头
舔了舔干裂的唇层……人群便向后斜去。——只
是有风~~吹~~吹过，任何小草小木都只颤动的。但现在，
一切骚乱却未发生声响，只有冰块在一声滋滋又咕
咕响了两下，如瘪嘴的老太子的声流过一遍低语再啾
啾啾啾，软软的，是无可奈何的叹息。我记多时忘
念已洒下余音啊，不至于在一时的寂静里更加恐怖。
耸肩站稳在那里，眼前依旧又恢复七月天里簌簌不
绝的扯线，水天一色。是的，水天一色，但此处并不是
孤帆远影，广场外一幢一幢水泥钢筋砌起来的
楼房，却在拉~~紧~~紧里开始变形，弯扭扭的，洒了
泥的汉子。行驶而过的车，一辆一辆，软和口失去
棱角，似乎随时呈稀化在那里了。四千米外的第一
幢的第一层的谁个人家，竟会有着一个小小的篱笆，
用建筑垃圾废弃的脚手架的破竹竿编织，种着菜，
栽着几株~~花~~葵花。葵花开日金黄醒目。

当阿冰被拖下来，汪地一叫，时间是一下子过去了多少岁月，我与狗，从此再也寻不着一种归属的感觉了。

那时候的人群急迫地向我挤来，背负了如同排山倒海的浪，我只有弓起脊梁去努力抗抵。倾斜了的院墙下，支撑的那根柳棍就是这样吧？老冉收藏的博山陶鼎，以小鬼做成的鼎腿也是这样吧？五十年前的晚上，正是风高月黑，云林爷家的老牛挣脱了缰绳来到村口，不想遇着了那只金钱豹，两厢就搏斗开来，豹的前爪抓住牛肩，牛头抵着了豹腹，谁也没能力立即吃掉对方，谁却也不敢松一口气的——一夜的势均力敌——天明时便双双累死在大石堰下。我是不行了，我真的是难以再支持，后腰发酸，胸部胀得生疼，想到膝盖一弯就要扑倒，立即会有千只的男人脚和女人脚从身上碾踏过去。这是谁，拎不着，也扫不动的，得连泥带土铲起来，这是谁的肉饼呀？好了！蛮脸的警察提着警棒跑过来了！短短的腿，胶鞋的帆布帮渗着黑的汗渍。警棒并没有举，张开的嘴又合住，只透出一条红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厚唇……人群便向后斜去。——只要有风吹过，任何小草小木都要飘摇的。但现在，一切骚乱却未发生声响，只有阿冰在一声汪后又吭鸣了两下，如瘪嘴的老太太高声说过一句还要低声再嘟哝嘟哝，软沓沓的，是无可奈何的叹息。我是多么感念这两下余音啊，不至于在一时的寂静里更加恐怖。耸耸肩站稳在那里，眼前依旧又恢复了七月天里袅袅不绝的热线，水天一色。是的，水天一色，但远处并不是孤帆远影，广场外一幢一幢水泥钢筋砌起来的楼房，都在热线里开始变形，弯弯扭扭，如醉了酒的汉子。行驶而过的车，一辆一辆，软和得失去棱角，似乎随时要稀化在那里了。四十米外的第一幢的第一层的谁个人家，竟会有着一个小小的篱笆，用建筑工地废弃的脚手架的破竹竿编织，种着菜蔬，栽着几株葵花。葵花开得金黄耀目。凡·高！我当然知道，那个割掉了自己耳朵的丑陋荷兰人，他的油画就是这样的。他是在夏日里发疯的吗？夏日的太阳容易使人发疯吗？范景全是

曾经坐着飞机俯视了全城的。“你知道吗？”他说，“西京是以蜘蛛的形状建的。”这广场又是蜘蛛的哪一块部位呢？广场这么大的，学着外国的样儿，全植了草皮，但草皮并不完整，一块发绿，一块发黄，甚至有裸露着的肮脏的黄土，斑斑驳驳有些像爹的那颗癞疮头。

爹是死了，有着铜包叶的旧樟木箱里，还留着爹的工作证，原籍的一栏是写着“仁厚村”三个字的。一生走遍了天南海北的铁道工，那个夏天退休回家，一坐在门槛上，卸了帽子就往下挠，脱了袜子又往上挠，说：“嗨，最美的还是咱这儿嘛！”在井台上摇着辘轳把的爷爷嘿嘿地笑：“娃子，你终于晓得故乡了！”爷爷把辘轳把撒了手，辘轳把哗哗地打旋转儿，咚地，桶掉进井里跌成碎片。父亲是一株老树，他到底还能叶落归根，而我充其量还只是棵弱苗子，却就要被连根拔起，甚至拔起了还要抖掉根根瓜爪上的土，干净得像是洗过一样！五年前修建这个广场，村人还热衷于把田地翻开来，掏出下边的沙，夜夜用马车运到老城东门口去出售，高兴着可以赚好多钱。而市长亲自为广场命名“城市广场”，在电视上讲述这个命名有着如何从农村走向城市化的象征意义，我们是怎样地参观过，向远在外地的亲戚们炫耀过，如炫耀我们仁厚村的菩萨庙会有明王阵鼓一样。但是，城市数年的扩展，在仁厚村的左边右边，建筑就如熔过来的铅水，这一点汇着了那一点，那一点又连接了这一片……做了一场梦似的，醒来我们竟是西京里的人了。我们在西京里，就真的如这些可怜的丧家狗啊！瞧呀，獒犬，圣班纳犬，秋田犬，牧羊犬，阿拉斯加雪橇犬，自得宠于人类后就只有主人没有了家，而人是靠得住的吗？西京里靠得住吗？以至于一纸公告颁发了无证狗的禁养令，就得遭受全城范围内的捕杀了！在水泥柱上，狗的眼前晃动的是什么呢？是落着雪和一片片黑色松林的北海道峡谷和辽阔的瑞士草原，还是豪华的客厅里那些闪烁的壁灯和柔软的沙发？六月天的打着旋涡的麦浪没有了，静穆得如千手观音的柿树没有了，乌鸦再不来报丧，喜鹊也不来叫喜，再不能提着竹篮去剌芥菜，蚂蚱在脚面上飞溅，酸枣刺破了手指……在今天，我们——人和狗都是不配有什么故乡的！

人群里，紧贴着我的是一位肥胖的女人，厚厚的粉脂在汗水的冲刷下弄成

“喂，扯起来，胖子，扯紧绳！”

“他怕心大，箭不开这圈嘛！”

“文明点，胖子，语言要文明哩。”

“他母祝的生殖器！还算是真皮做的项圈！”

“用刀子割断！”

“象！”

项圈割断，阳光下一条丝麻绳依旧非常精美的狗绳，日地垂过草。~~我~~

~~我~~我弯腰拾起，只见套环的布面上写着“德国猎

犬”。我差不多已经拾到十二条写着各种狗名的狗绳

了。许多拾狗绳的人以嫉妒的目光斜视我，他们以为

认为我是女的，~~就以此是讨好，殊不知~~殊不知胖

子和扁子是猎狗的，我是在扁子家见过他一百零了。

胖子胖子一见到我，牙齿白花之地微笑。

“他认识你？”胖子人硬着声说。

“我只认识他。他是狗家——二八凶杀案的主功者呀！”

“那还是名人嘛！”

那个
警察

一个花脸，真丝的裙衣湿沓沓在身上，完全暴露了那坠吊的奶子和凸起的小腹。上了年纪的女人就是一身臭肉吗？我竭力想从她身边挤过，一抬头，不远的那个男人还在热辣辣地盯我。他已经很长时间在盯着我了，我瞪过他，但他还是勇敢地盯我，勇敢如苍蝇。流氓！在这么个场合还有这份心思？我这么暗暗骂着的时候，竟也真的看见了几只绿头的苍蝇从水泥柱上起飞，盘旋在头顶，后来一只就落在胖女人的左耳轮上。在仁厚村的经验里，即便到野外，你怎么也寻不着苍蝇的，但只要一解手，它立即就出现了。我和眉子去给云林爷屋里搞卫生，云林爷的绝招是能用筷子在空中夹住苍蝇，他不愿劳动我们，笑着说：“这是我养的！”苍蝇是永远在这个世界上藏着的，这只平日又藏在城里的什么地方呢？西京是明万历年间修建的城，如果也是养着的，嗡嗡，营营，西京城里的苍蝇就从明代一直飞下来的吗？

“喂，扯起来，胖子，扯紧绳！”

“他娘的×，解不开这圈嘛！”

“文明点，胖子，语言要文明哩。”

“他母亲的生殖器！还真是真皮做的项圈！”

“用刀子割断！”

“嚓！”

项圈割开了，阳光下一条丝麻编织得非常精美的狗绳，日地丢过来。我弯腰拾起，看见套环的布片上写着“德国狼犬”。我差不多已经拾到十二条写着各种狗名的狗绳了，许多拾狗绳的人以嫉妒的目光乜斜我，他们必是认为我是女的，那个警察就以此要讨好，殊不知胖子和眉子是很熟的，我只是在眉子家见过他一面罢了。

胖子眯了一只眼看我，牙齿白花花地微笑。

“他认识你？”胖女人硬着声说。

“我只认识他。他是破获一一二八凶杀案的立功者呀！”

“那还是名人嘛！”

胖子应该说是名人。几个月来，西京城里到处在议论着这宗凶杀案。人们

以为家里装了护窗网、防盗门，回到家里就是最安全的了。一个画家，却偏偏就全家四口被人捅死在住宅楼里。街上曾经张贴着悬赏二十万元举报线索的告示，这告示诱惑了多少人，据说举报者有过十余例，但都是毫无价值的一派胡说。最终在案件一筹莫展的时候，胖子审讯另一桩案子偶尔诈出了这一案的结果。罪犯，两个吸食白粉而又没钱的街上痞子，他们就住在画家所在单位的街的对过，且与单位的人相识，当上百人的破案组带着警犬忙活了一月理不出头绪，他们还跑去看热闹，拍着警犬说：“这家伙肉吃得多了！”可是，其中的一名因别的偷盗被抓住，两天两夜轮番的审讯时，他的毒瘾犯了，鼻涕眼泪流下来，浑身筛糠。胖子拿着白粉，说：“你要交代了，给你吸！”白粉给他吸了。“你知道这白粉多少钱吗？”“多少钱？”“二十万！”他说，“二十万我要送你呢！”胖子还没有醒悟过来。“我现在瘾越来越大了，可我没钱买白粉，就是有钱，货也越来越难买，而且还常是假货，我恨死这些做假的！”他咬响着一阵牙齿，叫着胖哥，就哼哼地笑了两声。“我感谢你还能给我白粉吸！但我不想活啦，真的，不活啦！小弟要学雷锋，让你立个功呀！”于是交代他们如何制造了一一二八凶杀案。这罪犯或许已决定要死，一切都无所谓，或许是白粉的作用，他交代杀人经过时简直是在炫耀：带了两把刀子，第一刀斜着从熟睡儿子的下身送进来，抽也没有抽，那一根肉却断下来在地板上蹦跶。女儿被捅死在小房门口。听到响动，画家从另一间房子出来，大裤衩，一只赤脚，一只脚穿了拖鞋，他们就抱在了一起厮打，还是另一位抓着砚台砸了画家的头，他才补了一刀在小腹上，让肠子咕嘟流出来。然后，刀逼了主妇交钱，她不交，刀尖刺进每一个关节处转着搅……“我这是第一次杀人，胖哥，杀了那老女人我就瘫在地上，汗把毛衣毛裤全湿透了。就在这时，我看见了一条狗，是条土狗。这土狗长得真是漂亮！它原来一直在厕所门口目睹着，差不多吓呆了。我说，你全看见了？你这漂亮的狗！举了刀向它扑去，它却钻进了另一间屋子，竟能用身子撞关了门，又大声吠叫。我们才匆忙开了大门跑了。”交代出的情况与现场吻合，但庞大的破案组一直认为凶手是一人，是职业杀手，怎么会相信竟是眼前这么个不足一米六的瘦弱男人？随后抓

获了所提供的另一同案犯，两人交代一致，此案才被定下来。胖子就成了破案最大的功臣了。胖子真是个幸运的人，他将杀人犯送上了刑场，杀人犯却送他二十万元——杀人犯或许前世是欠着了这笔巨款哩！

胖子气喘吁吁地把粗大的绳索挽环套在了那条德国狼犬的脖子上，他的大盖帽下的肥脸淌起汗，腰带松松地勒着，因为肚子硕大，裤腰在前边提得很低，屁股就绷得紧紧的。德国狼犬脖子上的环套越拉越小，被胖子牵着往水泥柱前拖。已经被勒死的狗横七竖八堆了一堆，这让所有还活着的狗都看到了，德国狼犬或许吓昏了，却并没有叫，本能地将四足僵直撑在地上，胖子便和狗在那里做拔河比赛：一会儿狗被拖前去，一会儿又拖了胖子后来。人群里已有了轻轻的笑声。这笑声使胖子羞赧，水泥柱下观看的警察也走过来，从胖子手中拿过了绳索的另一端，两人强行地往前拖，先头勒死的那条笨狗一推下车厢就瘫在那里的，胖子几乎是抓了它的项圈提了过来，贱东西的两腿之内便稀稀淋淋地往下滴溜粪便。狗屎是十分臭的，太阳的暴晒下臭恶越发熏人。——这一定是那个小老板的看家狗，项圈里还系着一颗民国初年铸造的小铜铃。勒死的那条阿拉斯加雪橇犬，听说是一家公司老总的宠物，咬伤过周围十多位群众，这次捕杀无证狗，第一个就抓的它。这比利时的种族，体型强壮，毛色铜黄，其英勇就死的行状使围观者无一不震惊，它几乎并没有被拖着过来，而碎步小跑向水泥柱，扬着头让套紧了绳环，然后咕咕嘟嘟发出了声音，声音不躁不暴，如大人物作什么讲演。这条德国狼犬与它前边的同类断然两样，胖子和另一个警察将它拖过来，四蹄在草坪上犁开了四道沟。不知这是什么命运，它没有直接被吊在水泥柱上，而要被当众勒死。我清楚地看见它在胖子和另一个警察拉紧绳子的两端时吊在了空中，长长的舌头吐出来。三只苍蝇立即就飞过去，有一只落在那黑色的鼻尖上。胖子分明是很累了，也是以为狗已经被勒死，才一松下绳索，德国狼犬却动了，倏忽翻身而起竟拖了绳索向广场的一边跑去。它明显地跑得不快，在二十米外前蹄一软跌倒了，爬起来又是跑。

这一突变使围观的人都呆了，所有执刑的警察也呆了，约摸过了一分钟，警察们一齐向狗扑去，人狗便在广场上兜着圈子跑。当狗折头又跑过来企图冲

开围观的人群时，人群哗地往后闪开，但拴在狗脖子上的绳索绊住了胖子——胖子，胖子永远是好运气的——这一绊，狗又跌倒在了地上。我看见了从它的口里鼻里喷着血，血星乱溅，在阳光下形成了一个粉红的雾团。胖子就双手抓住了绳索，它又被重新拉回到水泥柱前。这次，警察们在围观人的面前丢了脸，仇恨便成十倍地发泄在德国狼犬身上，粗长的绳索再一次被胖子和一脸青春痘的警察拉直，青春痘在喊：“灌水！灌水！——把它的气憋住！”

有警察就将自己配用的塑料瓶矿泉水拿过来，往狗的口里灌。水灌进去，发着咕嘟咕嘟声，水又往外喷，又是粉红色雾团。我从来没有见过口里喷出来的水柱这么高，又这么匀散，太阳下甚至出现过一道一闪即逝的彩虹。狗再一次四肢抽搐，后来安静垂下，胖子才一放下绳，蛮脸警察就喊道：“不能放在地上！没完全冷却，狗是不能见土的！狗是土命，见土就要复活——吊上去！吊上去！”

我不知道我怎么就再也忘记不了这句话了。

我的手上是有一块疤的，娘曾经说过，长大了疤就没有了，但现在疤依然在。那是六岁时看着爷爷吃水烟，爷爷吃水烟从来是不用纸媒的，他能极快地从火盆上抓颗明炭按在烟哨子上，一边呼噜呼噜吸着，一边开始讲我的曾祖父的关西书院，和他当年授课的那座私塾学堂，教我念：“要大门间积德累善，是好儿女耕田读书。”我不省爷爷的话，也伸手去火盆里抓明炭，这一抓就疼得大叫，往外扔时，火炭竟落在胳膊上。爷爷说：“烫得好，这一烫我的话你也能记住了！”爷爷老早就死去了，我在长，这胳膊上的疤也在长。仁厚村被征用了最后一亩田地的那个冬天，我们屠杀了唯有的十头老牛。能分得牛肉吃，这令我和眉子欢天喜地，我们炒了一顿萝卜牛肉丝，又自己炮制着做酱牛肉，得意地去六斤伯家显夸手艺。六斤伯家的院子里晒着一堆牛粪，臭气烘烘的，他正把分得的那块牛肉埋在台阶下，高声骂着：“造孽！猪羊生来是一道菜，但牛却不是人吃的啊，人吃牛还算是人吗？这仁厚村人我认不得是仁厚村人啦！”他弓着腰向我们吼，唾沫飞溅，眼珠要爆出来，瓷光光地像两颗铜铃。我和眉子回来就恐慌，吃了为仁厚村耕作了一生的老牛肉，一定会有什

么报应的。果然，我们的胳膊上都生出一片黄绒毛来。尤其是我，在那块烫伤的疤的周围竟长出了一圈。眉子是认识了推销员后用进口的洁毛霜除去了毛，而我的还在，变成了我向人叙说我是农家出身的唯一标志。

我深深地悲哀起这条德国狼犬了，甚至怨恨了它死前的一切愚蠢的举动，却又想：这垂死的反抗多么得不偿失。如果是一种本能，别的狗怎么不这样，它是要在暗暗提示着我什么呢？但无论如何，我后悔了来“城市广场”看到了这一幕。我开始往后挤，人群里有人趁机厮夺我手里的那些拴狗绳，那个涎脸的男人甚至趁机拧了一下我的腰，我狠狠地甩了一下手，把绳统统系在腰里，昏昏沉沉地就离开广场去城南角的农科所找老冉了。

老冉的宿舍里又坐着他的同事范景全，这个年纪轻轻的就白了发的人，学的农业却喜欢写小说，小说总是发表不了，但总是将新作念给老冉听，老冉就闭了眼睛静静地坐在那里听，我进去的时候，他是不念了，说：“老冉，你瞌睡了？”老冉说：“听着的，你念吧。”眼睛还闭着。“听屁哩！梅梅来了你都不知道，你还听我的小说？”范景全精得如猴子一样，他是能闻得女人味的。我才在门口对着斜对面的玻璃门拢头发，湿淋淋的刘海总是贴在额上，听见他话，忙正经了立在那里微笑。每次来这里，我都要做出是自然而然地路过的样子，曾多次黑水汗流地跑了来，猛地在大院门口就碰着了范景全，便视而不见，昂首挺胸过门不入，使范景全喊动着才走进来。老冉睁眼瞧见了，慌忙站起，说：“明日我也要写小说呀，写了小说给你念，你就知道逼着让人听是什么滋味。”范景全“这个，这个……这老冉”一阵尴尬后，就笑了：“梅梅，是来寻爱情的，还是来请教的？”他是我学函授的辅导老师。我说谁都找的，范景全就眨巴着小眼睛，“我知道了，”他说，“你们忙吧。”就走了。

剩下我和老冉，老冉就殷勤起来，那副近视镜还未更新，腿子儿缠着胶布，我不喜欢的那条大裤衩还穿着，两条细腿踮踮着跑出跑进，买了这样那样的小食品让我吃。我是小孩子吗，怎么不买了泡泡糖？老冉说，梅梅，你气色不好，怎么啦？我说广场上在勒狗，上百只狗被勒死了！老冉似乎并没有忧伤，卸下眼镜擦拭，甚至笑眯了那一对鱼泡眼。德国狼犬最后被吊上

了水泥柱，舌头从嘴角伸下来，眼珠蹦出，像两颗线吊的玻璃球。“你把眼镜戴上！”我说，“卸了眼镜我就认不出是你了！”老冉戴上了眼镜，恢复了以前模样。他说：“公安局我有熟人的，弄一张皮子回来铺床，你冬天就不可能犯气管炎了。”我哼了一声，无法再和他说下去，仰身睡在他那张吱吱作响的小木床上。老冉就在一旁说他又收集到了一件明清的家具，是叫杌儿的，檀木，可以放在床上能坐能枕，也能斜倚了身子，古人真是会享受的。——今日脑子里不装明清家具，我蜷了腿侧睡去，脚上的凉鞋就嗒地掉下去。老冉便不再说家具了，说热，果然满头的汗，却瓷眼儿盯我的光脚。“你的脚真好！”我恶心的就是我的脚，五趾并齐，肉乎乎的，不能像眉子的那样瘦条条的可以穿尖头的皮鞋。我把脚一伸，伸到被角里。“真的，趾甲盖儿像是瓷片儿。”老冉还在说，又卸下眼镜擦拭。椅背上挂着那些拴狗绳，拴狗绳都是五彩的丝麻编织的。我眯着眼睛，听着了老冉的呼吸急促，开始结结巴巴说那些爱我的话，问几时能答应结婚，是在家里做席待客还是在城里的酒楼上包饭。我依旧不搭理，他就在嘴里咬着一阵舌头，听得出有一汪水的搅动声，后来去拉上了窗帘，小心翼翼地挨近来，一双手摸我的脚，腿，摸到小腹和奶。他的举动如小偷一样，窗台上那一处阳光没有遮住，泛滥了金色的光芒，又透过床边的镜子，将一个白块反射在天花板上。一本书上讲：打麻将可以忘掉读书，读书可以忘记打麻将。那现在呢，我在老冉的抚摸下，安静如猫，极力不去想广场上的事了，却在晕晕乎乎的气氛里，意识里感觉门外有人经过，停在那里侧耳听到了房子里吱吱的床响，并扒在门上的窥镜往里瞧。这窥视人一定是小偷，会持了刀悄悄走进来，先刺倒老冉，当着我的面用刀尖扎进老冉的关节处一搅一搅，老冉就死了，深度的近视镜掉在地上，血沫子如肥皂泡一样堆在口鼻上。然后持刀人双手卡了我的脖子，我被倒提了双腿，似乎他还在说：“不让你沾地！你这小母狗！”

我浑身一阵痉挛，老冉却已趴了上来，一张口在我的脖子、脸上疯狂地吻。……我什么都不想了，现在能救我的只有老冉！老冉！老冉！我的老冉！我推开他，自己剥衣服。衣服是大衣领的麻纱衬衫，往上脱的时候蒙住了我的

脸，“来吧！”我说。女人毕竟是女人，平日如何地自强，到头来能拯救自己的还是男人。我知道我已经是一脸的淫邪了，脸面也就全然不要，“要来咱们就好好来一回吧，反正我是你的人，你把我糊涂了去，弄死了去！”可怜的老冉，在那一时是愣住了，他没有想到以往守身如玉的我会突然变成了荡妇，他只会在我的拒绝下放肆冲动，一旦我主动起来他却惊慌失措。我甩掉了衬衫，老冉还瓷瓷地站在那里，我说：“要吗，我要吗……”他愣过之后，突然一脸的羞涩，将我的身子像凉粉一样拍了拍，拉过被单盖了，喃喃着说他不行了。我探手一摸那裆里，蔫溜溜的，一摊湿滑的异物——他是在抚我吻我的时候就泄了。

二

我那时犯迷瞪，从冬天到了夏天，越发地严重，每天的早晨已经是睡过了长长一觉，起来还糊涂，浑浑噩噩要五分钟至十分钟才能清白，接着就无来由地出现身心的爽朗或是莫可名状的烦躁。我也说不清是什么缘故，这时的心情就要决定这一整天里的情绪。或许是仁厚村的集体遗传吧，当年爷爷就这样，只是他要静静地坐在院门外的上马石上，巷道里吹进来的村外田野里的草腥味，以及不知什么地方，一股一股飘过的牛粪味、泔水味，这种气息易于使人清醒，爷爷就揉搓半天的膝盖，然后站起来，掐着了土院墙头的毛拉子开出的花，进堂屋熬茶喝，问道：“梅梅还没起来？”炕上睡的是我和眉子，隔门缝瞧见他直喝了三缸稠得吊了线儿的茶汁，那朵淡淡的小花就插在卧屋的门闩上。后来，爷爷下世了，爹和娘也下世，墙头上的毛拉子还在开花，却再也没人掐了插在门闩上，等我梳头时来戴。眉子又同我睡过十年，两个老大不小的姑娘，村里人都在评论着我们是熟了的蛋柿，到了手一碰就要流水的年龄。这个年龄却更多地生发了烦恼，每天醒来后，杂货铺的光头照例在他家后院的桃树下拉胡琴，弦索上的声音悠过来，悠过去，我们的眼皮又合上，意识里天空中有一只大鸟平着翅膀在往下落……就又睡着了。直到一帮孩子在窗前大

声在唱：“这么大的窗子，这么大的门，这么大的女子还不嫁人？！”我们就在炕上嘻嘻地笑，鲜红的太阳从窗棂射进来，照耀着我们的红被和露在红被外的半个身子，眉子说：“太阳一竿子高了？”我说：“才有你一屁股高嘛！”我们还是不起来，相互拨着对方额上的荒毛，眉子就说我像我的爷爷。我长得是像我的爷爷，国字形脸，长长的法令，但眉子说这话的时候，她是在得意自己的漂亮。我比不过她的漂亮，可我长得像爷爷我也就自豪了，我开始背我的曾祖父授课关西书院时为书院拟的门联：余以幼孤旅寓渭河自伤老大无成有类夜行思秉烛，今为童蒙开讲舍所望髫年志学一般努力惜分阴。我又指着还挂在中堂上的爷爷自撰的对联，念：“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我这么念过了，眉子便蔫下来，幽幽地说：“梅姐，你将来给咱上大学啊！”两人就都不再言传。——不再多言传的日月越来越稠了，我终于没有考上大学，眉子却出落得更加好看，但我们明显地有了生分。不再嘻嘻哈哈戏闹的原因是都有了爱情了吗？爱情是孤独的，孤独如老虎，也如猪。眉子就像那猪一样蠢！几十年里，城里人都在作践仁厚村，说“柿子是涩涩，核桃是隔隔，婆娘是墩墩，女子是黑黑”，好不容易出了个美人眉子，自和那个健身器传销员恋爱后，她就变了。她开始和我疏远，开始说谎，真的，她总是在我邀请她夜夜睡在这儿的时候，她说她娘的哮喘病犯了，得回去照顾。可后来见到她娘，她娘身子好好的，说吃了云林爷的三剂药，整个冬天病都没有犯过，并且还嘟囔眉子和我在一起，什么时候能嫁人呀？“最好嫁个兄弟俩，姊妹俩就不拆伴了！”我立即明白眉子每晚是和那毛胡子传销员鬼混了。

那一天，我的家里新住了两位病人，老再也委托了范景全送来两本关于函授的辅导材料，我们说来面说天气，后来便说到云林爷的医术。当然啰，云林爷的医术是高明的，甚至不可思议，他一个独眼瞎子，又从小患了小儿麻痹症，天知道他是怎么懂得医学的。可他治那些疑难病，尤其是乙型肝炎，几乎是药到病除。如果云林爷像城里那些个体行医者，他绝对是这个城里的首富。但云林爷现在还住在旧祠堂后的三间土屋里，除了一个板柜、八斗瓮和一个箱子，没一件可以闪光的现代家电。他没有孩子，没有老婆，就那么冷清地生活